

三島由紀夫「班女」—中国語翻訳の試み

崎原 麗霞

一. はじめに

日本の小説家・劇作家・随筆家・評論家・政治活動家・皇国主義者と称され、20世紀における最も重要な作家の一人である三島由紀夫（1925-1970）は、日本だけではなく、海外でも広く認められ、小説に『仮面の告白』『潮騒』『金閣寺』『鏡子の家』『憂国』『豊饒の海』などがある。また、小説に留まらず、劇作にも才覚を呈し、多くの脚本を書き残している。『近代能楽集』は、能の謡曲を近代劇に翻案したものであり、日本国内のみならず海外でも舞台芸術として好評な作品群になっているといわれている。1956年に刊行された『近代能楽集』には、「邯鄲」「綾の鼓」「卒塔婆小町」「葵上」「班女」の5曲が収録され、1968年には、「道成寺」「熊野」「弱法師」の3曲が加えられ、全8曲が収録されている。三島由紀夫の小説や戯曲について、日本では多くの研究成果が研究者により発表されているが、本稿では割愛させていただく。

一方、三島由紀夫の小説は唯美的な作風が特徴のため、翻訳が難しい。ゆえに、中国ではその研究がほぼ展開されず、その名もそれほど知られていない。ところが、三島由紀夫戯曲の多くが故事を現代風に物語る展開になっている上、共感が得られやすい。また、「班女」という演目は中国の故事「班婕妤」¹が連想させられ、舞台公演をきっかけに、中国では三島由紀夫戯曲の読者も少しずつ増えているようである。本稿は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¹¹に掲載される「班女」を取り上げ、中国語翻訳だけを試みることにする。

「班女」あらすじは以下である。画家志望の40歳の女・実子は不安だった。彼女の家に身を寄せている美女・花子が古風なロマンスの新聞記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からだ。芸者であった花子は東京から来た男・吉雄と出会い、また合う契りをこめて扇を交換した。そして、芸者をやめ、吉雄を待ち続けているうちに花子は狂気に陥ってしまった。そこへ写生旅行で尋ねてきた実子が花子のうわさを耳にし、狂ったけど純情で美しい花子に、愛を知らない上、男を愛せない実子がほれ込み、彼女を落籍させて東京に連れ戻し、その美しさを独占し続けようと、花子を描いた絵だけは一切展示会には出さなかった。一方、花子は扇を手に、来る日も来る日も駅のベンチで吉雄を待っている。その記事が吉雄の目にとまり、虚栄心が彼を呼び戻し、二人が再会してしまうのではないかと、実子は恐れている。世間から花子を遠ざけるため、吉雄探しの旅に出ようと、実子は花子を誘うが、狂人の狡さを持つ花子は聞く耳を持たず、ずっとここであの人が尋ねてくるのを待つと言う。案の定、新聞記事を胸に、手に扇を持つ吉雄が実子の前に現れた。実子は必死に吉雄を家に入れまいと

説得を試みたが、物音を聞こえた花子が部屋から現れ、吉雄と対面する。ところが、吉雄を見た花子は、あなたは吉雄さんのお顔ではなく、吉雄さんは夢にあるからこれからも待ち続けると拒否する。昔の思い出に耽り狂った花子を目の前に、吉雄はあっさりと去って行く。そして再び、花子の待つ人生、実子の何も待たない「すばらしい」人生が続く。

二. 『班女』中国語訳文

第一场(实子)

实子的画室。秋天的一个黄昏。房间很凌乱，似乎要远门外出。实子坐在摇椅上读报纸。她放下报纸焦虑不安地站起，而后又坐下，重新读报。

实子：(独白)完了，完了，前功尽弃。我恨不得把报纸撕个粉碎。但显然毫无意义。我还是读出声来吧。就像好事者一样，将故事娓娓描述，带着一副与自己完全不相干的表情，读给坚信自己的家庭绝不会遭遇不幸的父亲听，读给深信自己的丈夫是世上唯一男人的母亲听，摆出乖女儿的姿态，在饭后茶余，将此事作为笑料读给他们听。(面对观众)在家乡的、慷慨富裕的父亲、母亲你们注意听着，你们的乖女儿，四十岁依然孤身一人，名曰学绘画，却在死命啃老的乖女儿，奉上一篇有趣的文章。(读报)《疯姑娘的悲惨爱情—火车站的浪漫故事—》……在破旧的火车站，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场面：无论天晴还是下雨，一位美丽的疯姑娘抱着扇子，坐在车站候车室的长凳上，她端详着到车站的每个男人的脸，最后都会大失所望地回到长凳上。她回答记者说，这是班女的扇子。她邂逅一位男子，他们以扇子作为信物交换，并相约今后再会。疯姑娘手里抱着的是男子画着冬日景色的扇子。而那个负心汉拿着的，是她的画有葫芦花的扇子。此后，那男子再也没有出现，姑娘却已等疯了。姑娘名字叫“花子”。据工作人员介绍，她寄身于某街35号，一个名为本田实子的女画家的家里。……嗯，寄身于本田实子家？我所有的努力就像竹篮打水一样，一场空。我甚至不敢将花子画像作为作品，参加任何赛展，因为我一直不想暴露这件事。如果参展了，获奖不成问题，或许还能得特等奖。但是，自从认识花子后，参赛时，我只寄些无关紧要的作品，以致于总是落选。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花子的存在，不希望花子离开我(用剪刀偏执地把报纸剪成碎片)……但也许这就是命运，我捆绑不住花子。如果我尝试着捆绑住她，她一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像在市场上买的蚰蚰，放到笼子里活不了几天一样。我别无选择。迟早人们会开始议论这个手持扇子的美丽的疯姑娘，之后，此事就会传到那个叫吉雄的负心汉的耳朵里。(她疯狂地站起)对啊，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外出旅行。赶紧离开此地，尽量躲久一点，等到风平浪静，我们再偷偷回来。当然，如果他对她，已经感情消失殆尽的话，就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但我预料，虚荣心会驱使负心汉回头。今晚就出发离开这吧，此外别无选择了。我们远走高飞。然后，万一有突发事件，(笑)就选择死亡吧。对，就这么办(又开始整理行李)。

第二场(花子・实子)

实子：(假装冷静)哦，你回来了。

花子：(登场。异常美丽。厚妆，衣着盛装，但有些污迹。胸前抱着一把大开的扇子，上面画着雪景)把门打开吧。如果吉雄他来了，就可以直接进来了。

实子：好，那就开着吧。但冬天就要来了……

花子：秋天。秋天的扇子，秋天的扇子，秋天的扇子。(哭泣)

实子：(抱着花子的肩)别哭。吉雄总有一天会回来找你的。

花子：我今天又去车站，等了一整天，等了一整天。我这辈子就是为等他而生的。我看了下火车的人的脸，没有一张脸像他，都是陌生人的脸庞。我觉得除了吉雄，没有一张脸有生机。这世上所有男人的脸都死了，都是行尸走肉。他们就像拎着公文包走出车站的骷髅一样。我太累了，实子，我今天又等了一整天。

实子：我可从来没有等待过。

花子：你不需要等待。你别无可等。但，这世上，有的人天生就要等待。我每个细胞都充满了等待，就像夜幕总是青睐葫芦花，清晨总是青睐牵牛花那样，等待啊，等待，我身体里充满了毛茸茸的等待，人们都是在等待和让别人等待中，度过一生的？如果用一生来等待，那会是什么样子？(指着自己的身体)这还是我的身体吗？我是一扇关不严的窗？关不严的门？(指着大门)就像那扇门一样……不睡觉也能活着？我是不睡觉的洋娃娃？

实子：你很美。我无法相信这世上还有人比你更美。每个人愿意把很多窗打得大大的，名曰需要通风，但结果总是失去一切。而你只有一扇窗，通过这扇窗，世上所有的东西尽收你眼底。你是世上最富有的人。

花子：(并没有在听)今天，我又在木凳上坐了一整天。木凳子太硬了，我想像我在草坪等他。只要他一出现，我就欣然起身，然后，他就会过来帮我拍拍裙子，说“看看你的裙子，沾了好多草屑啊。”

实子：我喜欢裸体的你。我从没见过那么纯洁而丰盈的裸体。你的乳房、腰身、大腿，……一切都值得等待。

花子：什么？

实子：因为等待，你身上聚集了世上所有美好的东西。如果某个女子清早起来，发现自己的乳房不翼而飞，那她的乳房一定是在你的胸前熠熠生辉，带着美妙的香味。你靠等待赢得了男人想要的东西。

花子：(并没有在听)春、夏、秋……，夏天和秋天哪个季节在先？夏天还是秋天？如果扇子还活着，那就意味着夏天的来临？(把扇子打开又合上)如果这扇子上的雪景能立即融化，那该多好。(收起扇子)

实子：花子，我们一起外出远游吧。

花子：(夸张地捂脸)为什么？为什么要外出？

实子：去找吉雄呀！今晚就走吧！老这么等他也不是办法。我们走遍整个日本去找他吧。从乡村到乡村，从镇子到镇子，去找他，就我们两个，一定会很开心。很快就会到红叶的季节了，那时满山遍野

都会被映红。你那苍白的脸，在红叶渲染下，一定很美。如果我们出门的话，我会尽全力帮你找他。在火车上，我会询问每一个年轻人，看看他是不是吉雄。

花子：不要……我不要……

实子：为什么？

花子：这不意味着逃跑吗？

实子：（很意外地）逃跑？

花子：因为你不曾等待过，你从不等待。从不等待的人，就会想逃跑。我就在这儿等。我不会再听你的了。别生气。如果我依然守在与吉雄邂逅的那个镇上等他，或许能等到他来找我。是你硬生生把我带到这儿来的……（注意到地上的报纸碎片）。这是什么？（不等实子回答，快步上前将碎片捧入手中）是什么？

实子：（大惊失色）没什么。

花子：是雪花！一定是雪花。很脏的雪花……（注视片刻后，撒向四周）。

看见了吧！（带着疯子的狡谲）下雪了，已经是冬天了。不需要出门了。你可以假设，我们从秋天起，一直外出旅游，现在，冬天来了，我们回来了。

实子：不，不行，花子，我们得出门。

花子：不……不……

实子：你听我说，（让花子坐下，逼近，劝说般口吻）你等得够久了。你等得够久了，而且，等待让你变得如此美丽，如果他再见到你，就再也无法离开你了。你明白吗？你现在要做的，不是等他，而是去找他。

花子：不……，我不离开这，我这辈子就呆在这。世界这么大，怎么找他都没用。我就在这儿死等。只要我不动，走动的他一定会找到我，就像恒星和行星终会相遇一样。

实子：如果他也等着不动呢？

花子：你不了解男人。

实子：花子，别任性。求你了……

花子：我实在太累了。你没觉察到我有多累，实子。我每天都得坐在硬木凳上等他。日复一日……我累了。你看得出来吧？也许我看起来像朵硕大的、亮丽的鲜玫瑰。但我真的是很累了。我得歇一下。把头靠在枕头上，睡上一两个小时。然后我会象小岛一样沉睡，小岛的港湾通向广阔的大海，睡梦中我变成小岛，日复一日地等待，等待在落日余晖下飘荡的海上帆船，是否会直奔港湾而来。这里白昼挂着月亮，夜晚高升太阳，在这小岛上，时钟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我就把它扔了吧。

实子：（黯然地）为什么要扔？

花子：这样，火车就永远也出发不了了。

花子下场。实子呆立片刻，注意到地上地纸片，拿起笤帚将纸片扫至门口，正要扫出门口，发现门口立着一个男子。

第三场(吉雄・实子)

实子：谁？

吉雄：花子小姐在这儿吗？

实子：(警觉地)这儿没这个人。

吉雄：她一定在这。(从怀里掏出报纸)今早的报纸我看了。

实子：报纸乱编的，常事儿。

吉雄：(渐渐逼近)我要见花子。

实子：(明知故问)你是谁啊？

吉雄：你就说吉雄来了，她会知道的。

实子：这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了。可恶的名字。

吉雄：……

实子：首先，我无法判断你真的是不是吉雄。

吉雄：你不相信的话，看看这个。这是她的扇子，上面画着葫芦花。

实子：从哪儿捡的吧？

吉雄：我猜到你会这么说。你让我见她……

实子：看了报纸，你才想起自己是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便匆匆赶来？那个女人，你一晾就是三年啊。

吉雄：这怪我不够严谨。一年前我终于自由了，去了那个镇子。但她已不在那儿了。有人说她疯了，不能再做艺妓了，一个女画家帮她赎了身，将她带到了东京。我就打听到这些。你就是那个画家？

实子：对，就是我，一个年近40的独身女画家。我一年半前去写生。在饭局，我听见有人在议论她。说有年夏天，来自东京的一个年轻客人与她邂逅后，跟她相约，说会再来，并交换了扇子作为信物。那之后，她就每天抱着扇子想着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等他回来。她不再为客人表演了，为此，被斥责得最终疯了。听了这些，我便去见她。当时她坐在像牢一般的漆黑的屋里，低着头，白嫩的小手紧紧地抱着扇子，完全没有意识到我进门。听到我唤她，才抬起头。她那被月亮的光环包裹着的脸，是何等的纯洁美丽！我顿生怜爱之心，于是就替她赎了身，并带她回到了东京。我对自己发誓，决不让那个负心汉把她抢走。

吉雄：此后的一年半里，承蒙你照顾她。

实子：你的语气，就像我在保管属于你的东西。

吉雄：所以你不让我见她……你所祈祷的，并不是她的幸福。

实子：我的愿望就是她的愿望，她祈祷的并不是自己的幸福。

吉雄：(自信地微笑)或许你这么认为，我到这儿来，是为了再让她不幸。

实子：她的不幸如此美丽，如此完美，不再需要任何变故了。

吉雄：那你没必要害怕让我见到她。

实子：害怕？当然，我很珍惜自己现在的幸福。

吉雄：终于说了大实话。

实子：我的幸福，你这种人怎么能理解？我是谁也不怜爱的女人，从孩提时代就如此，所以从未尝试过等待的滋味，至今我依旧孑然一身，不仅如此，即使万一有人爱上我，我想我甚至有可能会恨他。我无法原谅男人来怜爱我。……所以我开始了我的理想生活，也就是，把陷入深爱中的花子，作为我的俘虏带在身边，尽管她爱的不是我。怎么样？这无助的爱的表现方式很美妙吧？！在她的爱没有找到归宿前，她的心是属于我的。

吉雄：这就是你所追求的幸福？

实子：对。

吉雄：不被人爱的人，做出的事情真恐怖。

实子：爱，都是恐怖的，无规则可循。你那不痛不痒的爱，终究也会遭遇同样的恐怖。花子就像脆弱的、摇摇欲灭的烛火，我愿意每天为她点亮烛火，来实现她那微不足道的期望。但我对自己不抱有任何期望。

吉雄：我终于明白，你我貌似是情敌。可是你能给她带来什么？带来希望？还是把我打为阶下囚？我却能给她整个世界。

实子：笑话！明明是你夺走了她的世界。她的世界已支离破碎，你能做到的，只是将她和一个愚蠢且满口谎言的夫君捆绑在一起。

吉雄：这无关紧要。你没试过，怎么可以轻易下结论？

实子：她不需要做任何尝试了。她是无暇、不可侵犯的宝石，疯狂的宝石。而你只不过是块烂石头。

吉雄：你还不直接说，就是怕让我见到她。

实子：你还不明白，为了不再孤独一人，不被人怜爱的女人是不择手段的。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孤独过。

吉雄：我要见花子！

实子：别这么大声嚷嚷。

吉雄：你不让我见，我也要见。

实子：年轻、激情，让你有自信，为所欲为。看来我完全不是你的对手。看见行李箱了吧？我刚还在琢磨着，如何带着她逃离你，远走高飞。

吉雄：花子可曾同意，要离开这？

实子：不。她找各种理由不愿走，然后就去打盹儿了。

吉雄：说明她没疯。

实子：不，那恰恰是发疯的表现。

吉雄：你倒是想尽办法要证明她是疯子。这样才合你的心意。

实子：我只知道疯后的花子，疯了的她惊艳四座。她失去理智之前的平庸的梦，已得到升华，变为珍贵的硬宝石，远非你所能媲美的。

吉雄：她可是有血肉之躯的呀。

实子：血肉！我可管不了这些。

吉雄：我也并非有意挑拣难听的说。

实子：(突然激烈地)你走吧，快走吧。

吉雄：你赶不走我。

实子：我害怕。好害怕。

吉雄：我能理解。

实子：如果她恢复理智……

吉雄：跟你比，所有的疯子都是正常的。

实子：如果她抛下我，跟你走……

吉雄：我会让她这么做。

实子：那样我会死的。

吉雄：你死？花子不会伤心的。我要是死了……

实子：你认为花子会伤心？你试试看呀，你去死吧。你的死只会带给她活下去的欲望。

吉雄：同时也给你带来活下去的希望？你想得美。(欲走向卧室)

实子：别去那儿！

吉雄：花子！我来了

实子：你要去?! 先杀了我吧。

吉雄：花子！花子！

实子：(上前抱住接雄的腿)你走吧，走吧。

吉雄：(闪开)花子！扇子在这儿，葫芦花的扇子！

实子：天哪!(跪坐地下，捂脸)

寝室房门打开，花子登场。胸前抱着画着雪景的扇子。

第四场 (花子・实子・吉雄)

长时间停顿。花子慢慢走近吉雄。

吉雄：是我，吉雄。让你等苦了。我对不住你。花子。你的扇子我一直珍藏着。

花子：我的……扇子……

吉雄：对，上面有葫芦花。你抱着的那把有雪景的扇子，是我的。

花子：我的扇子……你的扇子。扇子怎么了？你在找扇子？

吉雄：不。找你。找花子。

花子：我……扇子……

吉雄：你不记得我了？花子！

花子：吉雄？

吉雄：对了，是我，吉雄。

花子：不！你不是。

吉雄：你怎么了？忘记我了？

花子：不， 你很像他。跟我梦见的脸一模一样。可你不是他。世上所有男人的脸都死了，只有吉雄的脸是那么鲜活。你不一样，你的脸是死的。

吉雄：啊?!

花子：你也是骷髅。你的脸没有肉。为什么你用只有骨头的、空虚的眼睛看着我？

吉雄：好好看，好好看我。

花子：我在看。我看得比你更仔细。(转向实子)实子，难道你又在骗我？你想骗我跟你一起走？你带了个陌生人到这里来，骗我说，他就是吉雄。你想让我彻底放弃等他的念头，昨天、今天、明天，苦苦等待，不是吗？但我不会放弃的。我会继续等下去。我还有力气等很长很长的时间，只要我还活着。死人的脸，我一眼就能看出。

实子：(轻声但坚决地对吉雄说道)你走吧。你死心吧。

吉雄：(不舍地)花子!

花子头也不会地走向摇椅，正面坐下。这一切吉雄看在眼里。长时间沉默。吉雄突然跑下。

第五场 (实子·花子)

花子： 我们哪也不去……

实子：好。

(窗外已近黄昏)

花子：已经是傍晚了。

实子：是啊。

花子：傍晚时分，太阳升起，公鸡啼叫，对不？岛上不需要时钟吧。

实子：是的。

花子：实子，我们非得离开这里？

实子：不，已经没这个必要了。就一直待在这儿了。

花子：真的？……太好了。……实子

实子：什么？

花子：刚才来的那个人，是谁？

实子：嗯？有人来过吗？

花子：确实有人来过啊。也许有什么事吧。

实子：是啊。

花子：他大声嚷嚷什么？我讨厌有人那么大声说话。

实子：是啊，……我也讨厌。

花子：(玩弄扇子)等待，等啊，等啊……很快一天就过去了。

实子：是你在等。……我无所可等。

花子：我等。

实子：我无所可等。

花子：我等……又一天过去了。

实子：(双目生辉)生活多美好！

帷幕落下

三. 結びに

前述のように、三島由紀夫の小説は唯美的な作風が特徴になっており、また、日中両国の社会体制等々も異なっているため、中国人読者による理解・共感に限られている。ゆえに、中国ではその研究がほぼ展開されず、その名もそれほど知られていない。ところが、三島由紀夫戯曲の多くが故事を現代風に物語る展開になっている上、共感が得られやすく、舞台芸術として好評を得ている。さらに、中国の故事とも関連性があるため、舞台公演をきっかけに、中国では三島由紀夫戯曲の読者は少しずつ増えているように思われるが、翻訳が追いつかないのが現状である。今後も三島由紀夫の戯曲の翻訳を続け、また、その文学的、社会的な役割に関する分析を課題とさせていただく。

参考・引用文献

- 1) 新村出, 広辞苑, 岩波書店, 2003
- 2) 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 新潮文庫, 2012
- 3) 現代漢語詞典 (第6版), 商務印書館, 2012

i 「漢の宮女。班況の女(むすめ)。班固の大叔母に当る。成帝の時に選ばれて婕妤(女官)となったが、趙飛燕姉妹に嫉まれて長信宮に退き、太后に仕えた。「怨歌行」はその時の作といわれる。班女。」(『広辞苑 第五版』, 岩波書店, 2003)

ii 三島由紀夫『近代能楽集』新潮文庫, 2012